

胶东风物

# 黄县海域两种鱼

王东超

一个周末，我去港栾码头买红毛虾。刚到渔船系泊处，就看到有个渔妇在摆弄几个渔筐，我凑过去一看，一只白色周转箱里只有十条八条鱼。

鱼不多，种类可挺杂：有香梭儿，有黄鱼，有牛舌根儿，有黑老婆儿，有几条石镜儿，还有一条身上有着黑白条纹的鱼，活像是鱼中斑马，是我从未见过的。这让我想到了热带珊瑚礁的纪录片，里面好像有类似的鱼。

这种鱼怎么会跑到黄县海域呢？我问渔妇这鱼叫什么名字，她说她也不知道，她家养船二十几年，还是第一次打到这种鱼。我问她在哪里打到的？她说拉疆拉嘞，一网就拉了这么几条鱼。

在黄县话里，“疆”指的就是石头，海里的疆即岩礁，拉疆就是以小渔船拖着弓儿网沿着疆的边缘拉鱼。就像山里的鸟兽多一样，海里有疆的地方聚集的鱼类才多。

回来对照拍下的照片按图索骥，查到这种鱼叫条石鲷，为鲈形目石鲷科石鲷属暖温性近岸中下层鱼类，是一种典型的恋礁性鱼类。体形和加吉鱼有些像，但红鳞加吉（真鲷）为鲷科真鲷属，黑鳞加吉（黑鲷）为鲷科鲷属，与条石鲷科属不同，但它们都喜欢栖息于岩礁、沙砾、贝藻丛生的海区，相似的体形是趋同演化的结果。侧扁的身体可以藏在岩礁缝隙里，以躲避天敌的捕食。成鱼体色呈银白色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体色渐变成银灰色。体侧有七条黑色横带，第一条横带斜穿过眼睛，第七条位于尾柄后部，像是穿了一件海魂衫。

我国石鲷属只有两种鱼，另一种是斑石鲷，一身豹纹装，这俩货都是“时尚潮人”。条石鲷的条纹和斑马有些相像，但斑马是黑皮白纹，条石鲷是白皮黑纹，不过这些条纹的作用都是通过模糊对方的视线，达到隐蔽自己、迷惑敌人的目的。二战时的战车和军舰上也曾涂过这样的条纹以干扰敌军。

幼年的条石鲷会跟随漂浮的马尾藻游弋，或躲藏在海草床中，在多呈条状、长叶状的藻类海草间穿梭，这些条纹会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。成年后，条石鲷则更倾向于生活在岩石暗礁的隐蔽环境中，体色随之会变得暗淡。生活在热带、亚热带岩礁、珊瑚礁中的五带豆娘鱼、小鳞拟松鲷、羊头鲷、蝴蝶鱼等身上也都带有条纹，这也是趋同演化的结果。

条石鲷属肉食性鱼种，主要以底栖无脊椎动物或岩礁上附着的生物为食。口小，吻圆锥形，钝尖，这种头部结构与其觅食习性有关。条石鲷的颌骨高度愈合，并为了碾碎硬物而特化出了坚硬的鸢喙状嘴喙，可以咬碎海螺、蛤类和海胆的壳后吞食，故又被称为“日本鸢喙鱼”。条石鲷对海胆情有独钟，即使海胆布满尖刺，也阻挡不了它捕食

的热情，因此又得名“海胆鲷”。

因为条石鲷为岩礁定居性鱼类，一般情况下无法通过拖网捕获，只能采用矶钓的方式，因此它是矶钓钓友熟悉的鱼种。在同级别的鱼类中，石鲷的身体素质可以算得上是顶尖的那一档，有强悍的拉力，且它又有锋利的嘴喙，故矶钓过程中被石鲷咬断鱼线甚至拉断鱼竿都是常有的事，石鲷也因此被矶钓爱好者称为“矶钓之王”，是每位钓者都想要征服的对象。

条石鲷体态优美、色泽艳丽，具有一定观赏价值，也真有人将其当观赏鱼饲养。条石鲷属于白身鱼，鱼肉清爽，肉质细嫩，营养价值高，宜清蒸或煮汤。鱼皮富含油脂（不饱和脂肪酸）与胶质，对细胞的修复有很好的功效，也能够预防心血管细胞老化。所以条石鲷是有较高观赏和食用价值的名贵经济鱼类，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着手人工养殖。

条石鲷主要产于东海、台湾海峡，黄海少见。2025年9月初，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有潜水者拍下条石鲷（青岛人称为“燕子鱼”）鱼群，多家媒体以《浴场秒变“水族馆”！青岛游泳者偶遇条石鲷鱼群》为题作了报道，这说明在青岛这种鱼也是很稀罕的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。

黄县西面、北面濒临渤海，按理说渤海是没有条石鲷出现的（因为条石鲷不耐低温，海水6℃左右其身体即会失控），这次渔民打上条石鲷，只能说这与海水变暖有关。另外，条石鲷成体体长可达80厘米以上，体重可达十七八斤，我看到的这条大概一斤半左右，应当是条石鲷的幼体，还正是浪迹天涯的时候，大概是一不小心游入了渤海湾。

我又想到了以前看过的一篇报道，2018年10月11日的《今日龙口》以《九斤半！龙口渔民捕上一条“黑鲷”》为题报道了一件稀奇事儿：一位龙口渔民捕到一条全身通黑、身长近50厘米、重近5公斤的海鱼。有人说这鱼是海鲫鱼，有人说是黑鲷、青鳞加吉，也有人认为该鱼是松鲷。

我查看了一下图片，此鱼确为鲈形目松鲷科松鲷属鱼类松鲷。松鲷是一种温带、热带温暖水域洄游肉食性鱼类，主要以小鱼、小虾及其他甲壳类动物为食，为中至大型的食用鱼，肉佳味美，多产于东海南部和南海。体长椭圆形，侧扁而高。背面狭窄，浅弧形隆起；腹面圆钝。眼小，前位。吻短，唇厚，下颌稍突出。因其体黑色，俗名黑猪肚、打铁鲈、黑仔枣。潮汕地区称之为“乌鸡”，闽南称之为“打铁婆”。主要栖息在岸边及河口区的水表层，喜在海面漂浮物（如海藻、流水）等的阴影下栖息，看上去像睡着了一样，所以俗称为“睡鱼”。

松鲷鱼体长可达八九十厘米，重达十多公斤。松鲷是比条石鲷生活海域更南的鱼类，出现在黄县海域，应该是它夏秋季的巡游之旅吧。

烟台故事

# 猴矶岛百年雾炮

王成军 撰文/供图

1月18日，《烟台晚报》“烟台街”版《守护灯塔的抗日英雄伊塞克》一文，引起不少读者对于猴矶岛灯塔历史的兴趣。有人提到，猴矶岛灯塔西侧，曾有两门重达一吨、守护航船近百年的古老雾炮。然而，在1984年7月，这两门百年雾炮却突然不见了。守塔人李海明问遍值班人员，顶着酷暑在海岛沙滩、礁石、崖壁间寻找数日，未寻得一丝痕迹。

这对雾炮并非普通铁炮。1882年，英国人在猴矶岛建起灯塔，随即配套安置了这对雾炮。在无线电导航尚未普及的年代，它们是守护航船的“声纹坐标”——每逢浓雾锁海，能见度不足百米，守塔人听见远方笛笛，便点燃引线。沉闷的炮声穿透雾霭，如沉稳钟鸣，为迷途船只标定方向。它们是海岸线上的“隐形星辰”，照亮了近代航海的漫漫长途。

李海明就要退休了，可雾炮下落始终是他解不开的心结。就在他以为真相将永远尘封时，2025年一篇题为《猴矶岛灯塔谜团之三：灯塔上的雾炮哪里去了》的网络推文，骤然为他点亮了希望。

文章作者宋立鹏，在文中记录了一段曲折的探寻：2012年，猴矶岛灯塔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，他从长岛县博物馆郭馆长口中得知：庙岛显应宫藏有两门古炮，老辈人说源自猴矶岛。

猴矶岛自古无驻军设防，这两门古炮，会不会是前些年岛上失踪的那两尊雾炮？宋立鹏恳请查阅档案，可泛黄的纸页早已湮没在岁月尘埃里，只留下一个无从佐证的猜想。

但这个猜想，终究为李海明四十年的漫长寻觅，点亮了一束微光。

心中牵挂如潮水翻涌，李海明当即动身，奔赴庙岛显应宫。这座始建于北宋宣和四年的古刹，是北方规模最大的海上妈祖庙，1975年曾遭拆毁，仅余一尊金身妈祖像与一面铜镜，被存放在县文化馆仓库内。

转机出现在1981年9月，长岛县作出重修显应宫的决定，更创新性地同步筹建全国第一处县级航海博物馆；1985年，修缮与建馆工程同步竣工，长岛航海博物馆正式开馆，千余件航海文物在此展出，年接待游客近万人，成了承载海洋文化记忆的重要场所。

时光流转至1993年，显应宫迎来新一轮修缮，前殿、大殿内的神像亟待重塑。为配合施工进度，长岛航海博物馆将馆藏文物悉数迁出显应宫，那两门雾炮也被移至前院东南角落，在岁月



猴矶岛雾炮

流转中渐渐被人淡忘。

踏着庙内斑驳的青石板，李海明的脚步既急切又忐忑，在院落角落，他一眼望见了那两门锈迹缠身的铸铁炮——炮身长度、炮耳形状，与记忆中的模样丝毫不差。指尖轻轻拂去炮身上的浮锈，“VB”“VN”的字母标识与“1798”的铸造刻痕渐次清晰，四十年的牵挂与遗憾，在这一刻尽数化作滚烫的热泪，湿润了眼眶。

重逢的激动过后，雾炮当年为何“失踪”的疑问再次浮现，经多方寻访核查，一段尘封四十载的往事终于浮出水面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长岛博物馆宋馆长登岛普查文物时，一眼便认出了这对雾炮的珍贵价值——它们是近代航海导航技术的重要实物见证，承载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。当时，猴矶岛已安装了先进的机械雾号，替代了雾炮的导航功能，现已弃之不用。宋馆长担心雾炮长期暴露在外会遭到人为破坏或意外丢失，决定将其移出岛妥善保管。

彼时岛上并无专业搬运设备，工作人员便用粗壮的麻绳捆住炮身，众人肩扛手抬，一步步挪下陡峭的石阶，再用渔船横渡8海里海域，将这两尊“大家伙”安全送至庙岛。

抵达后，宋馆长将笨重的雾炮暂时藏于宿舍床底，悉心看守，直到1985年长岛航海博物馆建成后，才将其正式陈列于显应宫大殿内，让其重见天日。

据旧海关档案记载，1882至1904年间，雾炮曾广泛设置于南海的临高、横澜、石碑山、表角、南澎岛，东海的乌丘屿、牛山岛、北渔山、东犬岛、大戢山，黄渤海的成山头、崆峒岛、猴矶岛等灯塔，以及大沽灯船等处。历经百年风雨侵蚀与时代变迁，现存于世的雾炮仅有两对——一对在台湾马祖东涌岛，另一对便是眼前这两门，其历史价值弥足珍贵。

如今，这对雾炮在庙岛已停放了四十载，海风与潮气早已将它们啃得遍体鳞伤。锈迹爬满炮身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片剥落的铁锈，都像是无声的叹息。李海明的心愿愈发强烈：“让雾炮回到猴矶岛吧，回到它们驻守了近百年的‘家’，披上抗侵蚀的黑色‘炮衣’，挺起结实的炮架，让雾炮重新与灯塔相伴相守。”